

中国历代智慧人物丛书

管仲

管

仲



中国历代智囊人物丛书

管仲

王学东

解放军出版社

京新登字 117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DQ67/18

管仲/王学东著. —北京:解放军出版社,1995

(中国历代智囊人物丛书)

ISBN 7-5065-2726-X

I. 管… II. 王… III. ①传记文学-中国-当代 IV. I25

书 名: 管仲

著 者: 王学东

出版者: 解放军出版社

(北京地安门西大街40号/邮政编码100035)

排版者: 北京极阵图文制作中心(张东升)

印刷者: 通县兰空印刷厂

发行者: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

经销者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50×1168毫米 1/32

印 张: 6.875

字 数: 172千字

版 次: 1996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1996年1月(北京)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—10000

书 号: ISBN 7-5065-2726-X/K·281

定 价: 12.50元

目
录

第一章	蛰	伏	(1)
第二章	箭	缘	(14)
第三章	定	位	(35)
第四章	会	盟	(52)
第五章	初	霸	(69)
第六章	攘	夷	(94)
第七章	扶	危	(128)
第八章	伐	楚	(146)
第九章	鼎	盛	(175)
第十章	余	音	(200)

第一章

蛰 伏

那是春秋时期一个晴朗的夏日。骄阳似火，炙人的光芒毫不留情地倾泻在大地上。土地被晒得龟裂，树林被火烧和砍伐得狼藉不堪。显出一片经过战火和自然灾害双重洗劫后的萧瑟景象。稀稀落落的百姓散居在田间，冒着烈日在耕作。

突然，远处兵车的辘辘声，夹杂着奔马的嘶鸣声不时传来。接着就见几辆战车风驰电掣般狂奔过来。车轱碌碾在干裂的土地上，发出“吱吱”的怪声，扬起一路尘埃，宛若一条灰白色的巨龙在翻腾。最前面的一辆车上，一名骠悍的车夫一手挽缰，一手挥舞长鞭，大声呼喝，驱赶着马。车上站着一个身背弓箭，腰佩宝剑的人。那人身材魁梧，面色凝重，不时地用手在额前作棚，遮住刺目的阳光遥望前方，眉宇间隐隐露出焦急和忧虑之色，仿佛前面有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，在等待着他。

田间的百姓见战车轰轰隆隆地驶过，并没有惊慌的举动，仿佛对此已经司空见惯，只是偶尔抬起头来瞄一眼，或是脸上显出麻木不仁的表情，或是鼻子里一声冷哼。

难怪百姓反应冷漠，“春秋无义战”。当时周朝天子昏庸无能，诸侯割据，连年争战不休。邻国之间，你争我夺，互相征伐，外患不断；一国之中，臣弑君，父杀子，兄弟相残，内乱迭起。一时闹得天昏地暗，生灵涂炭。但百姓们不知道，正是这车中之人，以其雄心大志

和满腹经纶，将要改变他们的命运，使他们得以享受近半个世纪安居乐业的生活。这就是辅佐齐桓公成为一代霸主，而名震华夏、流芳千古的管仲。

管仲，名夷吾。生得相貌清峻，神采奕奕。自幼博览群书，喻古晓今，有经天纬地之才能，济世匡时之谋略。

管仲的祖先是周武王的弟弟姬鲜。周武王夺得江山大封诸侯时，姬鲜被分封在管地，建立管国，因而改姬姓为管姓。管姓自行繁衍，一直平平淡淡。直到春秋中期，才出了个赫赫有名的管仲。管仲大约在公元前730年出生在蔡国颖上，自幼家境贫寒，生活清苦。他种过田，养过马，也做过生意，但总是不见出头之日。成人后，见蔡国国力薄弱，成就不了大事，便跑到齐国来了。

齐国是一个大国。当初周武王分封，第一个便是太公望吕尚。封吕尚在临淄建立齐国。成为东至大海，西至黄河，南至穆陵，北至无棣，疆土辽阔，控制东夷诸部的大诸侯国。周武王还命令召康公授予齐国特权，可以自行征伐敢于违抗王命的诸侯。在管仲的心目中，只有这样的大国，才有展示雄才大略的机会，也才有可能实现自己远大的抱负。

但管仲到了齐国后，不显山，不露水，并没有步上青云。直到齐僖公在位时，才让他做了公子纠的师父，算是步入政坛。

齐僖公有三个儿子。长子诸儿，次子纠，三子小白。僖公并不是因为对公子纠更为器重，才委管仲以大任。管仲此时锋芒未露，僖公对管仲了解也并不太深。他看中的不知是管仲的博学多才，还是管仲的神箭。因为同为公子纠师父的还有召忽。召忽是齐国有名的武将。或许两位师父，一位授文，一位授武吧。管仲虽然辅佐公子纠，却对纠并不偏爱。一次偶然的事件，使管仲对僖公的三位公子作了一番分析评价，可谓入木三分。

管仲有一位生死之交的朋友，名叫鲍叔牙，为人坦诚、正直，也颇有才学，是齐国的大夫。僖公见三子小白岁数渐长，便委托鲍叔牙做小白的师父，教小白读书、习武。公子小白性格内向，平时少言

寡语，显得愚笨。因此，鲍叔牙对此任十分不满，便假托有病，闭门不出。管仲和召忽上门探病，见鲍叔牙在家中闷闷不乐，召忽神情甚是沮丧，却不似有病的样子。管仲问发生了什么事。鲍叔牙说：“俗语说，知子莫如父，知臣莫如君。现在君侯一定觉得我才能不济，才让我做公子小白的师父。”管仲问：“那又怎样，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？”鲍叔牙愤愤地说：“好什么呀？小白年幼，又是庶子，且生性笨拙，将来能有什么大的作为。君侯让我来干这件事，这不是明摆着要弃我不用吗？”

召忽倒是很同情鲍叔牙，也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。于是鼓励鲍叔牙说：“大夫要执意不干，那也容易得很。你就索性‘病’了下去，我乘机向君侯奏禀，说你身患重病，无法起身，君侯总不会让一个病人来辅导他的公子吧？自然免掉你的这一苦差。”

鲍叔牙默默点头，同意召忽的方法。他目光注视管仲，似在征询管仲的意见。鲍叔牙对管仲十分敬重和钦佩，他相信在自己为难之际，管仲是会替他出一良策的。

管仲却不赞成召忽的主意，沉吟半晌，方徐徐说道：“依我之见，此事不容推辞。”鲍叔牙和召忽诧异地问为什么。管仲接着说：“站在齐国社稷的方位说，辅佐公子是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，所以君侯才向鲍兄委以重托。鲍兄身为齐国大臣，又岂能见大事而推辞，却去分清轻重，贪图安逸？这是其一。其二，君侯的三位公子，将来谁能继承君位，又怎能说的定？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啊！管仲观察三位公子，诸儿骄横自负，品质卑微，缺乏君王的风范；纠生性羸弱，遇事无主见，在争杀不休的当今乱世，也难有作为；只有公子小白，年纪虽幼，但大智若愚，气度不凡，已隐隐显露成就大事之相。君侯委我辅佐公子纠，不能半途废止。以你鲍叔牙的品质和才学去辅佐三公子，正是小白之福、鲍兄之机啊！管仲斗胆打一狂语，将来一日，不幸上天降下兵祸天灾于齐国，诸儿或是纠即使继承君位，也将一事无成，安定齐国社稷的，恐怕正是鲍兄辅佐的公子小白。”

管仲推心置腹的一番话，清晰透彻，无懈可击。鲍叔牙、召忽听得心悦诚服，无话可说。鲍叔牙欣然接受了僖公的委托，做了公子小白师父。后来，齐国发生的大事，无一不在管仲的预料之中。

管仲在说服鲍叔牙时，评价公子纠即使立为国君也无所作为的话语，却刺中了召忽的心底隐密。在与管仲独处之时，召忽神情忧郁，口气自负地表露了他的心迹。他说：“假设君侯确立公子纠为太子，他日奉纠为君，有人违背先君之命，谋划篡夺纠的君位，忽将以死相护，君位若失，忽将以死相殉。为齐国宫中之臣，接受君命而不更改，拥戴先君所立而不使废除，是我召忽做人所讲求的道义。”

管仲却不以为然，说：“我作为齐国的臣子，承受国家重托，君侯的恩惠，就将以齐国社稷为重，主持宗庙。我生，则对齐国有大利，岂能为一纠的废黜而轻生？当然啦，如果齐国的社稷败落，宗庙坍塌、祭祀断绝，为臣不能使齐国富强，我也就无颜苟活偷生。到那时管仲才情愿以身殉国。”

这一番对白，色彩鲜明，坦诚无欺，可以说是心灵的剖析。反映了管、忽二人的性格和做人的准则。既在隐隐之中预测到了齐国的未来，也勾勒出他二人以后的不同命运和悲喜遭遇。

不久，齐国事态的发展就证实了管仲的预言。

周桓王二十三年（公元前698年），齐僖公病逝。僖公在重病之时，知道自己不久人世，看诸儿年长，便立为太子。僖公死后，诸儿顺理成章做了齐国的国君，为齐襄公。这是无可非议的事。不过，诸儿的短命，却也让管仲一语中的。

诸儿身材伟岸，面如扑粉，十分英俊潇洒，却自小放荡成性，经常欺凌宫婢，强霸民女，无恶不作。他有个同父异母的妹妹，长得明眸皓齿，肤白如雪，犹如出水芙蓉。更兼生性聪颖，琴棋书画、诗词歌赋，无一不凌驾古今，号为文姜。如此一个国色天香的妙人，却偏偏妖冶成性，招蜂引蝶。这兄妹二人，自小在一起玩耍，随着年龄增长，渐通男女之事，便耳鬓厮磨，语言戏谑，做出些见不得人的勾

当。虽未及乱伦，但却深深埋下了祸根。

后来文姜远嫁鲁国，成为鲁桓公的夫人。兄妹二人虽然满腹苦水却无处倾吐，只好私下里暗递情意。诸儿倒还蛮有情趣，给文姜送上一束桃花，附诗一首：

桃有华，灿灿其霞；当户不折，飘而为苴。

意思是说，美丽的桃花，鲜艳夺目，在盛开的时候不折，不久就会凋零枯萎，为他人传宗接代。赤裸裸地坦露出对文姜的占有欲。得不到，就难过得不行，最后来了句“吁嗟兮复吁嗟！”

文姜何等聪慧乖巧，早解其中意。亦复诗一首：

桃有英，烨烨其灵；今兹不折，诃天来春？

文姜在诗中明明白白地告诉诸儿，这朵鲜艳欲滴的桃花，你现在还不赶快动手折，难道还要等明年春天吗？文姜到底才思敏捷，又有女人的心思绵密，生怕这个多情的哥哥忘怀，最后来了句，“叮咛兮复叮咛！”而不是像诸儿那样，只会唉声叹气。

互通情诗之后，越发弄得二人火烧火燎，心痒难耐，直似热锅上的蚂蚁。但僖公礼法甚严，二人无计可施。

齐僖公病死，诸儿一即君位，便如释重负，立时想到文姜，开始想方设法以偿夙愿。不久，机会来了。齐、鲁两国国君会于泺水，以示修好。鲁桓公千不该万不该溺爱娇妻，把苦苦央求的文姜也带到泺水。于是，给鲁国带来奇耻大辱，也白白送了自己的性命。齐襄公诸儿却修好是虚，想见到文姜是实。他仗恃着齐国强大，车多兵广，哪还把鲁桓公放在眼里？终于如愿以偿，就在鲁桓公的鼻子底下与其妹成就禽兽不如之事。给鲁桓公结结实实地戴上了一顶“绿帽子”。后来丑事败露，襄公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借刀杀人，唆使公子彭生杀死鲁桓公，后又为掩人耳目，嫁祸彭生，将其斩首。文姜则

再无颜回鲁国都城曲阜，便住进了糕地小城的行宫。对襄公来说，这是天赐良机。于是，毫不顾忌齐、鲁两国臣民的不满，假作狩猎，常到糕地与文姜厮混。在这关乎到齐国兴败的大事面前，公子小白的表现，竟也被管仲料个正着。

原来公子小白早就对哥哥诸儿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，听说他又要去糕地与姐姐文姜幽会，就跑去坦诚相劝，晓以利害。小白说：“现在国人沸沸扬扬传播着兄长与文姜姐的流言蜚语，还说鲁侯死的不明不白，对兄长颇多微词。现在兄长又要去糕地与文姜私会，我做小弟的不得不大胆进言，男女之嫌，不可不避啊！”

刚愎自用的襄公，已是被美色迷得昏了头，那里听得进这一套？又羞又恼之下，把小白臭骂一通，一脚踢出门外。

小白挨了一顿打骂，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踉踉跄跄跑到师父鲍叔牙府中。鲍叔牙不在，拜访管仲去了。小白又跑到管仲府上。

管仲、鲍叔牙见公子小白神色慌张，衣衫不整，额上鼓起一个大血泡，一副狼狈相，都很惊讶。鲍叔牙问发生了什么事。

小白苦笑说：“常听师父您教导说：做臣子的要刚正不阿，那怕是国君做了危及国家的事情，也要毫不犹豫，冒死进谏。听说兄长又要去糕地狩猎，便以为他又是去会、会……我前去劝说，就落了这个下场……”

到底是同胞兄妹，小白在诸儿面前尚可直言不讳，在外人面前那怕是亲如师父，这种家丑也难以启齿，所以说得吞吞吐吐。

管仲和鲍叔牙自然知道为的何事。管仲虽声色不动，心下却暗自感叹：公子小白果然具有忧国忧民的君王气魄。他沉吟半晌，方喃喃说道：“‘好事不出门，丑事传千里。’此事传出去，恐被天下人嗤笑。如若现在停止下来，尚可掩饰一二，再继续胡作非为下去，势必成决堤之水，肆意泛滥。作为一国之君，因行为不端而失去国人乃至天下人的尊重，也就失去了威严与信义，国家必然危在旦夕，不可不虑。”

鲍叔牙接言说：“是啊，有奇淫者，必有奇祸。君侯既如此肆意

行事，必然酿成大乱。”

管仲说：“看来国乱已成定势，只是早晚之事。但公子轻率进谏得罪了君侯，一有风吹草动，恐怕先要祸及公子。”

公子小白这才感到后怕，惊问：“这该如何是好？”

鲍叔牙忙向管仲问计。管仲说：“事情既然做出，已是无可挽回。公子和鲍兄只有暂到他国，既为避祸，又为后图。”鲍叔牙和小白问到哪个国家好。管仲说：“大国喜怒无常，还是到莒国最为保险。”

管仲说完，见鲍叔牙和小白都露出犹豫的神色，便猜知他俩的心事，解释说：“二位不要以为莒国是弹丸小国就轻视于它。国小，便不敢轻慢公子。更何况公子的母亲是莒国人。再说，公子出奔他国，只是暂避祸身，并非长久居住。莒国靠近齐国，一旦齐国国内有变，需要公子时，早上出发，暮时就到了临淄。决不会误了大事。”

鲍叔牙和小白这才同意了管仲的意见，连夜收拾行装，翌日悄悄地出奔莒国去了。

管仲这次为公子小白设计外出避祸，确是真心实意。因为公子纠尚在国内，一旦有事，自己就可和召忽辅佐纠出来收拾局面，国君的位置垂手可得，公子小白避祸的国家或近或远，均无威胁。谁知，正是管仲的一番话，成全了公子小白，使小白在国内大乱无君的危难时刻，就近抢先即位，使管仲的巧妙算计变成一场空。这是后话。

公子小白出奔后，襄公自觉去了一块绊脚石，更加肆无忌惮。对外，想仗恃武力称霸诸侯，便穷兵黩武，四处征伐，弄得四邻怨怒；对内，横征暴敛，滥杀无辜，百姓苦不堪言；在私生活上，更是放浪形骸，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。整个齐国已是天怒人怨，成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。

管仲此时，官微职卑，尚未形成气候，不合天时，没有人和，空有满腹韬略，也只能眼瞅着好端端的一个齐国迅速走向衰败，而回天乏力。为了自保，他和召忽商讨，欲步公子小白的后尘，保护公子

纠暂奔他国，以避顷刻将至的祸乱。但公子纠却不知厉害，对外奔犹豫不决。就在此时，在齐襄公身上发生了一件极其怪异的事情。

那天襄公率亲随在山林中围猎。正在尽兴之时，忽然发现一只形似野猪的怪兽，身巨如牛而头上无角；凶猛如虎而身上无斑。怪兽蹲卧在车驾前方，虎视眈眈地瞪着襄公。襄公心里发毛，忙命身旁的随从射杀那只怪物。随从应声搭箭，拉满弓，正欲一箭射出，突然惊恐大叫：“那不是怪兽，却是公子彭生！”

襄公勃然大怒，骂道：“彭生小畜生，安敢挡寡人的车驾？”说罢，劈手抢过随从手中弓箭，拉满弓，觑得亲近，“嗖、嗖、嗖”连发三箭。那箭却似长了眼睛一般，眼看射中，箭却中途转弯，一支箭从怪兽头上飞过，另两支箭从怪兽两侧飞过，怪兽毫毛未伤。襄公大惊。他膂力过人，又射得一手好箭，虽说称不上百步穿杨，射这么一只庞然大物也不至于箭箭落空。襄公正大为惶惑，那怪兽陡然身子直立而起，前蹄双拱，如同人行走一般，摇摇晃晃，踉跄前行。边行边哀啼惨号，声音阴森凄厉，直吓得襄公毛骨耸然，肝胆俱裂，从车驾上一头倒撞下来，口吐白沫，昏死过去。

当晚，管仲闻听此事，知是大凶之兆。夜观天象，见紫微星若隐若现，周围一片昏暗。他知道内乱倾刻将至，再不外走，覆巢之下，岂有完卵！于是唤起召忽，保着公子纠连夜跑到鲁国避难去了。

就在管仲带公子纠出发刚刚一个时辰，宫中果然发生兵变。大夫连称、管至夫杀死齐襄公，扶持齐襄公的表兄弟公孙无知篡夺了君位。连称、管至父亲自率兵前来擒拿公子纠，见府邸中已空无一人，方知公子纠和管仲、召忽已经逃往鲁国。

鲁国自鲁桓公被彭生杀死后，公子同即位，为庄公。庄公的母亲就是文姜，公子纠是他的舅父。庄公极为孝顺母亲。大概是爱屋及乌吧，齐国对他分明有杀父之仇，他还是以德报怨，对公子纠、管仲、召忽一行盛情款待，让他们居住在宽敞舒适的府邸里，供给着丰盛的食物。公子纠过得逍遥自在，乐而忘齐。

管仲却在密切注视着齐国的动静。忽一日，他穿戴齐整找到召忽说：“今日齐国当有使臣来，请将军稍做准备。”

召忽惊奇地问：“大夫怎知国内有人来？”

管仲微微一笑，说：“我与将军、公子离开齐国，虽是避难，却也是为了保存实力，将来重整齐国社稷。如若就那么匆匆忙忙地一走了之，耳聋目睹，岂不是要客死他乡？不瞒将军说，离开齐国前，我早已隐伏下耳目，待国内一有风吹草动，便火速前来告知。所以，齐国的一行一动，皆在吾管仲掌握之中。”

召忽将信将疑，正待再问。忽有家丁来报，说齐国有使臣到了。召忽这才大吃一惊，钦佩地望着管仲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管仲还是微笑着说：“将军可知使臣到来何意吗？”

召忽摇摇头。管仲说：“使臣前来，定是请管仲回齐国辅佐新君。”见召忽越发惊奇，管仲接着说，“将军如若不信，可拭目以待。”

齐国使臣正是弑君篡位的主谋管至父派来的。原来，齐国一场篡位内乱，文武大臣死的死，散的散，宫中清冷孤寂，公孙无知无人辅佐。管至父深知管仲满腹经纶，深谙治国之道，只要有他一人相辅，何愁大事不成。于是，他仗着是管仲的本家，命人带着金银珠宝来请管仲回去辅佐新君公孙无知。

管仲正襟危坐，待使臣说明来意，微微冷笑着说：“什么新君？恐怕说是新鬼更为贴切吧？此辈兵刃已架于颈上，让我管仲回去替他陪葬吗？”

使臣又怕又愧，正要退走。管仲伸手制止说：“且慢！回去禀告你家主人管至父。公孙无知鼠肚鸡肠，昏庸无能，应改名为‘愚昧无知’方好。连称、管至父残暴凶狠，虽篡夺了齐国江山，也必定群臣不服，百姓不拥，变成了孤家寡人，这才想起请我。我管仲是要回去的，但却是为他们这群叛逆收尸。”

使臣战战兢兢地退了出去。

召忽已是对管仲佩服的五体投地，见使臣退出，忙问管仲：“大夫说到百官不服，岂不是提醒管至父之辈，为巩固公孙无知的君

位，更凶残地镇服百官吗？此为何意，召忽实是不解。”

管仲微笑说：“我正是要连称、管至父与百官为敌。不是以德服众，而是以残酷的手段压服，岂不是压而不服，火上浇油？我这几句话，好歹送了他二人的性命。齐国不日还要大乱，你我还是做好回齐国的准备吧。”

果然，此事发生后不到一个月，公孙无知和其宠臣连称、管至父等叛逆，被雍廩、东郭牙、高敬仲等大夫所杀。齐国内乱再起。没有了国君，诸大臣群龙无首，在拥戴谁继承君位的事上，又是各怀心事。于是乱哄哄地争执不休。部分大臣认为，齐国长久内乱不息，需要公子小白这样有魄力有气度的人做国君，齐国才能重新得以治理；另有部分大臣认为，公子纠为长，由他继承君位方为名正言顺，否则必然再次埋下祸根。大臣们争论得难解难分，谁也不肯让步。最后还是分头连夜赶往鲁、莒两国，告知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火速归齐，抢占君位。

使臣到达鲁国时，管仲早先一步获知公孙无知和连称、管至父等引颈就戮，国内无君，正在筹划公子纠回国即位之事。于是，管仲请求鲁侯出兵送纠。

鲁庄公听说齐国派人来迎公子纠回国继承君位，大喜，欣然答应派甲兵护送，为公子纠助威。但鲁国也是藏龙卧虎之邦，决不会听任管仲摆布。大臣施伯，头脑冷静，智谋超群。他早已看出齐国内乱，正是齐、鲁两国强弱转化的契机，见君侯要出兵助齐，慌忙出来阻止说：“此事万万不可！”鲁庄公忙问为何。施伯说：“在诸侯中，齐、鲁两国国势当在仲伯之间，齐强则鲁弱，齐弱则鲁强。此时齐国内乱，正是鲁国图霸的时机，主公又何必去趟齐国的浑水呢？依臣之见，还是让他们自相残杀，我们乐得静观其变。”

施伯是鲁庄公的宠臣。听了施伯深具诱惑力的话，鲁庄公颇为动心，对是否出兵送公子纠回齐国一事，真的犹豫不决起来。公子纠掂念齐国君位心切，听说鲁庄公态度暧昧，立时心急火燎，抱怨管仲误了他。原来，公子纠得到襄公已死的消息后，立刻就想回国

继位，经管仲晓以利害，方才勉强作罢。后来听说管至父竟然重金聘请管仲回国辅佐公孙无知，更是勃然大怒，骂管仲明里保他，暗里通敌。后见管仲严辞拒绝，心里方才稍感宽慰。现在见齐国空着君位，自己却鞭长莫及，火气又发作起来。责骂管仲说：“都道你足智多谋，连公孙无知都来请你，本公子也将一切托付于你。当初你力主来鲁，说什么鲁国国大兵强，又有亲戚关系，一旦有事，自会鼎力相助，说得天花乱坠。可如今怎样？落得有家难奔，有国难投！你又作何解释？”

管仲却神色坦然，微微一笑说：“公子不必忧心，管仲自有安排，定让齐国君位成为公子的囊中之物！不过嘛……”他沉吟一下，又说，“要请公子助一臂之力。”

公子纠见管仲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，将信将疑，蹙眉问：“要本公子帮什么忙？”

管仲说：“我想进见文姜夫人，请公子引见。”

管仲从未见过文姜。今日一见之下，不由地惊呆了。心里暗自感叹：“早闻文姜夫人美艳绝伦，还道世人夸张，今日一睹芳容，方知百闻不如一见。”他见文姜虽年近不惑，仍满头青丝，肤色莹白润红，皓齿如贝，身姿窈窕如杨柳，像一枚熟透的鲜桃，娇艳欲滴，浑身散发着一股诱人的成熟之美。尤其那双美眸，更似汪着两潭秋水，忽闪着勾魂慑魄的妖媚。见到管仲时又是和颜悦色，面带笑容。管仲直觉一股春风夹着花香扑面而来。

定力之强的管仲，都有些把持不住了。管仲觉得脸上微微烧热，有些心猿意马起来。他这才明白，为什么当初襄公深陷美色的泥潭而不能自拔的原因所在了。

管仲定了定神，向文姜夫人施礼。

以文姜的聪慧，自然猜知管仲的来意，开口便问：“早就听说大夫有匡世济时之能，辅佐纠数年，使纠获益匪浅。今日此来，可是为纠继承君位之事说项？”

管仲默然一笑，说：“早闻夫人博古通今，才思敏捷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凡。管仲此来，既为公子，也为夫人。”

“噢？”文姜哑然失笑，“为本夫人？说来我听。”

管仲说：“夫人生于齐，居于鲁。娘家齐国强盛，夫人在外就显荣贵与光采；反之，齐国衰败，夫人脸上就会黯然失色。就如同一棵大树，树壮，则枝叶繁茂，果实丰盈；树衰，则枝叶枯萎，果实干瘪。夫人正是这树上一枝啊！自然与人，同此一理。夫人正如齐国这棵大树上的一枝啊！这是其一。其二，现在有望继承齐国君位的，非纠即小白。纠假若在鲁国帮助下即了君位，就会着力与鲁国修好，两国成为睦邻，夫人来往于齐、鲁之间，也就更加随意而亲近。反之，小白的生母是莒国人，小白再由莒国相助即位，他要报答莒国的恩惠，心中哪里还会有鲁国、有夫人的位置？其三，齐国是一个大国。就夫人的心愿，鲁国有一个强大的朋友好呢？还是有一个强大的对手好呢？此种利害，还请夫人三思。”

文姜直听得眉飞色舞，频频点头，夸赞说：“真是百闻不如一见，大夫果然巧嘴簧舌。本夫人果然难以忘怀齐国，我这就去说服我儿庄公，保你如愿就是。”

管仲大喜，说：“多谢夫人鼎力相助！管仲必不忘夫人恩德。”说罢告辞而去。

其实，文姜在齐襄公被弑后，就曾劝过儿子兴兵伐齐，向公孙无知问罪，为兄长兼情人的襄公报仇雪恨。今闻公孙无知受戮，齐国来迎公子纠为君，自是喜不自胜。听了管仲一番鼓动，更是芳心勃勃，催促庄公即速派兵护送公子纠回齐国即位。庄公极孝，不愿悖逆母亲的意愿。再说，他也算得上一个有为之君，亦悟出，纠与小白二人，纠即位对鲁国更为有利。遂不听施伯的劝告，亲率兵车三百辆，以曹沫为大将，秦子、梁子为左右副将，护送公子纠，浩浩荡荡直奔齐国而来。

一路上，由于车马众多，行动缓慢，倒像是外出巡游一般。如此走法，管仲的心里如果像他的神色一样安然，那就不成其为管仲

了。管仲一时一刻也没忘记齐国正在发生的事情。他知道，凭公子小白之能，又有鲍叔牙辅佐，此时必有所为。这样老牛拖破车的走法，哪里是去抢夺君位？分明是朝拜新君小白！他脸上不动声色，心里却是急如火焚。怎么办？他在深思。告知公子纠，只能得来抱怨和责骂，增添无端的烦恼而又于事无补。鲁庄公是别国的国君，不能太过催促。召忽是一介武夫，缺乏随机应变之能。管仲仔细推算下来，发现掌握事态发展枢机的，还得依靠自己。他经过深思熟虑，终于心生一策。于是，他急忙赶到鲁庄公车前。对庄公说：“公子小白在莒国避居，听说齐国也有使臣前往莒国请小白回国即君位。莒国去齐比鲁国近得多，如此走法，必然耽搁日久，倘若让小白捷足先登，主次立分。君侯劳师动众，却无功而返，非旦折损了君侯的颜面，也拂逆了夫人的盛意。这可是迟之一步，失之千里啊！”

鲁庄公一听，如梦初醒。忙说：“寡人疏忽了此事，管大夫可有何良策？”

管仲说：“事情紧急，外臣请借君侯轻车良马，日夜兼程，前往莒国去齐国的路中拦截小白。”

鲁庄公大喜，说：“有管大夫亲往，寡人无忧。但不知大夫带多少人马？”

管仲说：“三十骑足矣。”

鲁侯遂点精兵三十骑，由管仲亲率，抄近路急驰而去。

于是，就有了本文开头时的一幕。